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徐麗莎

董其昌與李日華

松江畫派董其昌(1555-1636)是明末最有名的大書畫家、詩人、藝術思想家、評論家和鑒賞家...

華的《味水軒日記》有不少關於藝術交易的記錄。譬如：

以畫易物：1611年6月5日，一位李日華稱為「夏賈」的古玩商「持示洸河卵石」...

定件交易：1612年7月3日，「王丹林以古印章贈余來乞書畫」。

實物貨款：1615年正月14日，「胡雅竹以吳中名公手墨來質錢」。

鑒定顧問：1609年正月16日，「客有持趙丹林山水，意仿北苑。柯丹邱竹石，驗具可疑」。

雖然董其昌沒有如李日華般確切的記錄，但他就刻過《戲鴻堂帖》、《來仲樓帖》等發售。

經營古畫：「子久畫一幅，當銀捌兩，如便即付來手。如不爾，仍歸之。子觀老兄，其昌頓首。」

收受報酬而接受定件：「第五幅，留弟處，面奉其餘。計六幅先書往。橫卷筆凍，不能及矣。」

史料中還發現一封陳繼儒(1558-1639)給沈士充(生卒不詳)的手札：「潤筆三星，煩畫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

天啟年間，二人同朝為官，不過，李日華與董其昌之間的藝術活動，是集中於1607-1623年間...



董其昌《秋興八景》之一，一六二〇年，上海博物館藏。

名文人，互相在作品上題跋除了是交際活動之外，更能提升作品的市場價值。

晚明畫壇之首董其昌的藝術思想和鑒定意見，很快就成為人們認可的信條，但李日華也未必全盤接受。

董其昌和李日華也是晚明重要的繪畫鑒賞家，他們鑒賞眼光之所以高，是因為能在尊古重古的文人社會中構建出一套繪畫史觀。

可由董、李二人的交往中看出晚明藝術活動是多元化的，而且當中也有很明顯的功利因素。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來鴻

文：蘇滄桑

米的香

去年的立夏過後，接近中午時分的某一秒，在杭州寶石山「純真年代書吧」的某一角，有一縷破碎的陽光。

這一縷陽光，像一個癡心的人，穿過密密層層的梧桐葉，越過彎彎曲曲的木窗棧...

爆米花驚訝地叫了一聲「我們認識嗎？」她的聲音裡，靜靜散發著高溫後、爆炸後、苦難後、萬劫不復後仍然純粹的香。

「當你還是一棵稻苗的時候，是一粒稻穀的時候，是一粒米的時候，我就認識你，愛著你了，我們一起苦過，一起樂過，擁有一縷一起走過的香，你，忘了嗎？」

爆米花的主人，是兩個年輕的女孩，一人一個筆記本電腦，一杯咖啡，一大袋塑料袋裝的爆米花...

瞬間被一種美好撼動，不由自主自語：「現在，哪兒來的爆米花啊？」

朋友聽到了，說：「剛才我上來時看到了，就在山腳下。一個大伯在爆。」

於是，這個初夏午後的微雨中，我一個人，沒有帶傘，開始了尋找。其實，我知道，我對自己的尋找完全沒有指望。

雨聲慢慢響了起來，我依舊在走。

我在找甚麼？

在找童年嗎？一條石板巷，一個面目模糊的黑衣人，火上慢慢轉著的爆米花爐...

我在找甚麼？

在找他們吧。曾經的夥伴，曾經年輕的父母，逝去的老人，還有並不熟悉的同鄉人...

我在找甚麼？

在找自己嗎？江南小鎮上那個文靜羞澀的女孩，曾經多麼的孤獨，常常，她的布衣兜裡，會裝著一分錢買來的爆米花...

有那麼一秒，我感到了腳底心的痛，我的眼裡慢慢湧起微熱，不是感傷，而是甜蜜。

今年的立夏過後，「純真年代書吧」的男主人去了上海，治療已趨嚴重的喉疾...

想起，就在一年前我尋找爆米花的那個中午，在書吧門外的那棵梧桐樹下...

他說：「20年前，寫過一首打油詩：別問我/當時為甚麼抽煙/也許天氣太嚴寒/只有這點火才給我溫暖/別問我/為甚麼還不戒煙/你能拋棄患難時的夥伴？」

拋棄是一種宿命，但願每一縷曾一起走過的香，不會遺落。



李日華《雲山冊頁》，上海博物館藏。

文藝天地

試筆

文：樂鶯

朋友與欺騙

小時候，即使被騙，我也不覺得傷心，還能裝作若無其事，跟人說笑。面對欺騙我的人，依舊會露出一個天真無邪的笑臉...

每次聚會，你們總是會圍在一起竊竊私語，細聲講，大聲笑。然後，就會把我攔在一邊，彷彿當我不存在這個空間。

聽罷，憤怒和難堪的心情怎麼能不湧現？心想：難道我沒有過問的權利嗎？這個約會是你們約的，可是又不讓我參與你們的對話...

有時候，一個美麗的謊言，只是單純地希望其他人不用為這件事而跟著他一起煩惱。這個我能理解，不想朋友為他而煩惱、不快樂...

發現自己被欺騙的時候，總會痛心疾首，再也不想選擇去相信別人。被要後，腦袋總是埋藏著許多問號，一心想衝上前問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現實，真是這麼殘酷？人類會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人類是這麼醜陋嗎？...

短載

文：緩緒

定向的河流 (一)

謹以這些文字獻給 早於抗日戰爭時期起便已出生入死地投身於民族救亡運動的愛國油畫藝術家金冶先生。

1 夏末，那段臨近秋季的日子總是顯得特別晴朗，陽光照得人幾乎睜不開眼來。

美國某大學的新學期才剛開始，在這座離鬧市不遠的分校的大門前，那些三五成群，時進時出的男女學員們的臉上仍帶著那麼點懶懶的神情...

在一個園西面一條遠離幾幢教學主樓的河流對岸，豐容，這位年近四十的女子正依著一棵大樹的樹幹坐著...

午後的日光特別耀眼，天上浮動著的幾朵白雲，正像這個季節所常見的那樣，白得就像是真正的棉絮一般。

那是一條流速極為緩慢的河流。順著水面望去，豐容發現不遠處有一名工友帶著他八歲的男孩，正不急不慢地划著一條小船...

船上那男孩遠遠地一見岸上的豐容便揮動起雙手，快樂地向她問好。她也舉起手臂向船上的父子兩人致意...

那男孩從三歲時起便一直跟著父親。聽說母親早已去了其他州，與別人另外成立了家庭。時間過得真快，這孩子眼看著都已成了小學生了。

豐容側身，正準備繼續看書，發現在離自己只有幾寸遠的地面，正有一隊螞蟻在行走。

那落葉因離河岸太近，沒過多大一會兒，便隨著河水的波紋重新轉了回來，並把那兩隻剛剛被她從螞蟻隊伍中分離出去的成員送回了河岸。

看著它們返回自己群體時那種慌張的興奮的神情，豐容不覺露出了笑容，反過身後又面對著草地重新看起手裡拿著的那本書來。

過了一會兒，豐容看了看手錶，覺得午休的時間已差不多過去了，便拾起了隨身的東西。沒想在她起身前竟仍沒有忘記掏出手絹...

「模式。」只聽她自語似地說。「不論是到哪裡，都希望自己能盡快地歸入一種既定的模式中去。」

倒退了走了幾步，說完了這些話，豐容便轉過身，步上了那條直通教學大樓的小徑。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

作者簡介

澳洲作家。以求真、求是的態度從事文學創作多年。除詩歌、寓言、童話、小說等形式外，更致力於電影劇本的創作。

Advertisement for 'Little Heart Behind the Door' (小心門後有人) by Mo Yuanyuan. Includes a poem and a short story snippet.